

王凤翔 著

从歌女到太后

赵姬

她，
美艳绝伦，
历经坎坷。
曾陷锦香院，
又尝狱中难。
先嫁吕不韦，
后为太子妃。
她——
千古一帝始皇之母。

CONG GENV DAO TAI HOU

天津古籍出版社

从歌女到太后

王凤翔 著

赵姬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歌女到太后——赵姬/王凤翔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504—929—7

I. 从...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891 号

从歌女到太后——赵姬

王凤翔/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静海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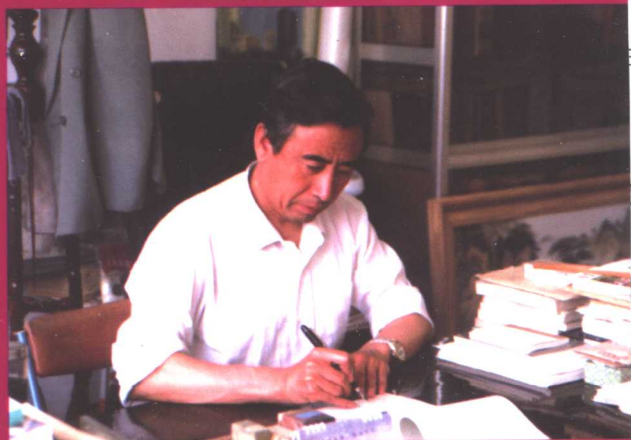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数 35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04—929—7

定 价:28.00 元



王凤翔 笔名浩渺。1942年4月出生，河北昌黎人，曾毕业于河北文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先后任《秦皇岛日报》副总编、秦皇岛市文化局副局长、河北省秦皇岛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影视作品、文艺评论两百余万字，并有长篇军事题材小说《血染雄关》、长篇历史题材小说《赵飞燕》（上、下部）出版。

内 容 提 要

战国末期，出身于富商家庭但因灾难所迫而投奔锦香院当了歌舞伎的赵姬，经历了悲凄而曲折的少年期，先是嫁给珠宝巨商吕不韦，后又迎合丈夫吕不韦的政治动机，秘密地带着身孕转嫁给嬴异人子楚。因为她处于诸侯争霸、列强相杀的战乱时期，特别是她青少年时期，饱经忧患，甚至遭受恶棍的蹂躏，所以她万分痛恨那血洗的年代，恨不得立即改变时局，天下大治。为此，她将满腔希望寄托在腹内胎儿身上。于是，她仿学周文王的母亲太任，采取“胎教”的方法，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以胎教子，并焚香祈祷三皇五帝，保佑胎儿成为大器，整治江山。怀胎十二个月，她果真生下一子，取名嬴政，这恰是后来并吞六霸雄、统一全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在一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爱情与权力争夺交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中，赵姬不顾众所指控的情爱和性欲、秽行和绯闻，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登攀万般坎坷但又是成千上万的女性所不能及的宝塔式闪光仕途。其辉煌和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亚于吕后、武则天等人。赵姬终于在当上王后不久，又随着儿子一步步夺得天下，而从一个歌舞伎一跃而为万民景仰的强大秦国的太后。

然而，身居深宫的帝太后赵姬，由于隐情泄露，招致儿子始皇嬴政的无限恼怒，酿成母子之间险恶的矛盾激流……

目 录

第 一 章	恶豪逼婚	赵姬脱险情	1
第 二 章	滏阳河畔	结识吕不韦	18
第 三 章	骑士丧命	廉厉遭严惩	35
第 四 章	群威群胆	攻打将军府	53
第 五 章	父母双亡	仇恨埋心底	71
第 六 章	复仇心切	投身锦香院	89
第 七 章	敢用贤才	赵都方解围	107
第 八 章	智杀廉厉	只身去自首	126
第 九 章	巧妙报丧	赵氏明大义	144
第 十 章	投案免死	被判三年刑	163
第 十 一 章	牢狱艰辛	人生受磨砺	183
第 十 二 章	新婚燕尔	劝夫谋大事	203
第 十 三 章	回家探母	同父议权势	221
第 十 四 章	异人觉醒	盼登太子位	240
第 十 五 章	保佑胎儿	将来成大器	257
第 十 六 章	西去秦国	拜求太子妃	275
第 十 七 章	图谋大业	情愿舍美妾	295
第 十 八 章	成全凤侣	终于生男婴	313
第 十 九 章	秦兵压境	决心离邯郸	332

第二十章	乐云仗义	放子楚归秦	352
第二十一章	赵姬谏言	助赵退秦兵	371
第二十二章	呕心沥血	教子苦读书	389
第二十三章	扫清障碍	扶子楚即位	408
第二十四章	执政三年	病榻前托孤	427
第二十五章	往日爱慕	难断不了情	446
第二十六章	金蝉脱壳	嫪毐骗进宫	464
第二十七章	弄清真伪	嬴政讨叛军	483
第二十八章	政治阴险	仕途命多舛	503
后	记		523

第一章

恶豪逼婚 赵姬脱险情

一个平常而又古老的日子，由北方刮来的一股股凉风伴随着细蒙蒙的雨丝，纷纷地向苍茫大地飘洒着。华北平原上的一片片金黄色已经渐渐消失，处于春秋多事的农家百姓总算把庄稼抢收回家。霜降即将来临，北方微凉而短暂的秋天就要过去了，那严寒漫长的冬天将要到来。

邯郸——赵国京城在这种风雨交加的气候中，也显得十分冷清和萧条。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情要办，人们宁愿在家里一整天足不出户。因而，大街小巷比平时少了许多喧闹。珠宝行、绸缎庄、布料铺、铁器店等买卖家几乎没人光顾，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两个，他们也只是在店铺前停望一下，又匆匆离去了。石板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到处漫溢着肮脏的污水。冷风照样吹刮着，雨丝依然飘落着。唉！古都邯郸变得死气沉沉，一片灰蒙蒙。

然而，在邯郸东大街的一家绸缎庄的后院里却有一番热闹景象。这是公元前 261 年秋末的一天，绸缎庄的老板张氏，正在为了在外从军的丈夫赵凯举行诞辰庆典。整个院落搭起了席棚，棚内设有二十多张桌几，几上摆着美酒佳肴，两百多位宾客围坐在桌几前。靠近棚壁正端悬挂着一条横幅，上边缀有几个醒目大字：“赵凯五十大寿诞秩庆典。”四十八岁的张氏，跑前跑后，招待客人。那些佣人也跟随主人忙忙碌碌，侍前侍后。站在横幅大字下边的一个高个子男人，正在指挥坐在矮几前的记账

先生收纳礼银。这位男子身穿蓝色锦缎长袍，头上挽着黑白相搀的发髻，年龄已过五旬。有的客人认识他，称他“张先生！”还有的人叫他“财升兄！”张财升是赵凯的大舅子哥，是东大街另一家绸缎庄的老板。但他只会做生意，不善于交际。这一天，前来张氏门庭为其丈夫赵凯祝寿贺喜的宾客，全是张氏平日善于交际、为人厚道所至。不过，张氏开设的绸缎庄，全凭兄长张财升的亲手扶植和大力支持。否则，她家绝没有这般红火。

须臾，满面春风的张氏走了过来，对张财升说了一句：“兄长！客人基本到齐了。”

“好！知道啦！”张财升答应着。他望了望众人，高声喊道：“诸位来宾好友！我受妹妹委托，对你们冒雨前来参加妹丈赵凯五十大寿庆典，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谢意！”

众人听后，纷纷道贺。

张氏亦转向众人，含笑屈身，缓缓施拜。

大家将目光移向张氏，只见她身着绛紫色锦缎罗裙，头上挽着微环青丝发髻，并有一缕长发垂落于肩后，尤为显眼的粉红色簪佩别于发顶；她面容尚白透红，弯眉细目，朱唇淡抹，两耳垂悬耀眼的翡翠硬玉耳环；体型不胖不瘦，额部稍有微细皱纹，仍不减少妇人那般风采，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大家深知她性情刚毅，争强好胜。她丈夫赵凯在她三十一岁时就从军服役了。当时，张氏和她惟一的未满周岁的孩子相依为命，多亏张财升鼎力相助，经过十几年的煎熬，才搞起了这个不大不小的绸缎庄。人们心中暗暗钦佩这个女人！

这时，由棚门入口处响起一阵阵惊心动魄的“噼里啪啦”的爆竹声。

诞秩庆典正式开始了！

爆竹声过后，棚内趋于平静。张财升又一次以主人身份出现，他劝诸位宾客举起酒樽，开怀畅饮。

一时间，整个席棚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开始，客人们还围绕“赵凯从军，张氏经商”这个话题，不断地发出感慨。酒兴浓时，客人们干脆无所顾忌，随意谈起了当时的形势。有的桌几谈起了廉颇蔺相如“将相和好”的往事，有的桌几谈起了秦赵之间多年交战给国家带来的厄运，还有的桌几指名道姓地痛骂秦昭襄王和赵王，连年作战，祸国殃民。

站在一旁的张氏，听了客人们的议论，心里害怕，惟恐惹出麻烦。她赶紧拉过兄长，各自端起一樽美酒，走到一个个桌几前，以劝酒为名，打断客人们的谈话。

但是，每当客人们请张氏和张财升饮酒时，张氏都谢绝了，虽三让亦未尝沾唇，她总是请兄长代她回敬，并对客人们说：

“诸位先生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家丈夫赵凯在前线奋勇杀敌，而先生们置百忙于不顾，前来为他祝贺诞秩，在此，我代表他向诸位致以深深谢意！”

由于张财升至每桌几前主动端樽敬酒，而张氏且又如此谦恭，宾客们就不忍心让张氏饮酒了，便自觉地端樽感谢张氏的一片盛情！

酒过三巡，众人情绪高涨，有说有笑，心情无比舒畅。

当张财升、张氏兄妹走了一圈儿向诸位先生敬献了陈酿后，有一位性格活泼的中年客人忽然站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向大家提倡道：

“各位先生！赵氏千金，能歌善舞，邯郸城内，无人不晓。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赵家小姐的舞姿和歌喉，好不好哇？”

“好！”众人异口同声应道。

张氏一看诸位宾客如此欢迎自己的女儿，心里当然高兴。不过，她知道女儿已经年满十八岁，但她还从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场面，一旦让她出场表演，她会不会临场“怯阵”呢？她犹豫了……

众人一看张氏站在那里未动，再三相邀。

张财升见此僵局马上走到张氏跟前，告诉她无论如何也要给大伙点面子。张氏微笑着点了点头，随之命一位仆人去叫女儿。

“承蒙诸位先生对小女一片厚爱，我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张氏心情非常激动，谦恭而又诚恳地说道：“小女长年守在闺房，见人害羞，表演难免出现差错，诚望诸位先生见谅！”

不多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陪着一位光彩照人、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孩走进席棚。众人见后无不惊叹，赵凯和张氏竟然生了这么一个俊俏姑娘，她简直像天仙一样！

那小女孩名叫张煜，十二岁，是张财升的女儿。她的面容也很俏丽，两只眼睛水灵灵的，长得就像花骨朵一般。她本来是在屋里陪着表姐玩儿的，一听仆人说客人们要请表姐跳舞，便把表姐拉到席棚内。她很懂事，悄悄地闪到父亲和姑母身边。

大些的女孩叫赵姬，名仲媛，人呼赵女。她携表妹一步入席棚内，就察觉到人们都在盯着她。她只感到耳根发热，脸颊发烧，所以，目不敢斜视，头不敢高抬，只好伏首飘入席棚中间。她停下脚步，稍稍整理了一下衣裙，便慢转身躯，向周围宾客们趋身施拜。人们目不转睛，一直盯着这位娇美的女孩——

她穿着翠绿色交领宽衣袍衫，外加粉红色半臂制短衣；腰系悬挂着耀眼的佩玉坠儿的紫色宽带；袍内长裙蔽膝，亦呈翠绿色；从长裙下沿可看到高头云履。服饰虽不华丽，但颇有生气，

足可以呈现出少女的风韵和活泼。然而，她半羞半掩举止端庄，一双明眸恰似两潭深水，两条细眉犹如弯曲新月，双鬟高髻而油黑发亮，面容丽质且赛过花蕊，那修长而又柔软的身躯，更加妩媚迷人。风流俊雅，倾城倾国，仿佛昔日吴王夫差妃西施之美态！

不知什么时候，张氏派出仆人请来了音乐师们。

乐曲伴奏声在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

赵姬翩翩起舞，好像嫦娥飘出玉盘。虽然她无比兴奋，但她也非常思念父亲，一边起舞一边由衷唱道：

生父壮年征战兮，
驷马金甲度关山；
秋忽忽其将冬兮，
雁阵南归怨北寒！

生父诞秩五旬兮，
宾客相聚祝酒欢。
舞绵绵而多情兮，
仆夫上征图相安！

一曲唱罢，客人们为赵姬那悠扬而多情的歌喉所感动，不住地发出一声声赞叹。

这时，只见张氏默默地淌下泪珠，悄悄地掏出手帕拭泪。无疑，她是听到女儿的吟唱，而思念起丈夫来了。

场上的赵姬，随着乐师们的钟磬鼓祝节奏的加速和琴箫笙笛旋律的激扬，奔腾、旋转得令人眼花缭乱。她奔腾起跳时，如同凤鸟展翅；她旋转快跳时，恰似游龙绕池。宴几生风，席棚颤动。乐器铿锵作响，声声动人心弦。赵姬用她那纯熟而高难的

舞姿，把大家仿佛带到奔腾澎湃的情境中去。

当大家观赏兴致正浓时，赵姬舞步嘎然而止，她那绵软的身姿以卧鱼式停于尘下。

众人啧啧赞叹一番。

赵姬欠身站起，向客人们屈身一拜，尔后急匆匆地朝着站在横幅下边的母亲和表妹走去。

大家原以为赵姬歌罢舞毕，没想到越姬刚刚离开席棚中间，就见八九个男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原来赵姬早就发现这几个陌生人。

张氏和张财升赶忙迎了上去。一看这些来人虎视眈眈，毫无礼仪，兄妹俩心里当然不快，但是为了少惹麻烦，也为了不破坏这种祥和的气氛，况且眼前还有这么多宾客在场，所以他们急忙施礼，满脸陪笑。张财升向前一步道：

“诸位先生，里边请！”

“哎！你何人，是这家老板吗？”一个中等个儿男人翻了一下白眼，阴阳怪气地质问道：

“先生请谅解！他是我家兄。”张氏走了过来，仔细打量来者，全是豪绅打扮，心想这些人惹不得。尽量压着性子，和蔼而谦让地说，“诸位先生赏脸光临，寒舍蓬筚生辉，请里边坐，吃杯酒！”

“这位女老板说话很中听嘛，这还差不多！”一个瘦高个儿摇晃着脑袋，向身旁的两个家丁挥挥手，“走，去那边饮酒！”他带着家丁朝着立于横幅下边的赵姬走去。但没走几步，就觉得身后伸过一只粗壮的大手抓住了他的左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张氏的家兄张财升。他停住脚步，冷冷地，“怎么，你活腻了？”

“不敢，不敢！”张财升立即松开了手，强忍怒气，连忙改陪笑

脸，双手抱拳，道，“先生！请您谅解，有话好说。”

“刚才女老板说，请我们里边吃酒，还有什么好说的？”瘦高个儿说着继续走向赵姬。

“站住！”一个矮胖子厉声叫道。

瘦高个儿闻声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故意慢条斯理地说：

“廉将军！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何必跟我过不去？”

“放肆！”矮胖子说着大摇大摆地走到瘦高个儿跟前，不无挖苦讽刺地，“西门风！你不就是一个商人嘛，你有什么资格到此以商欺商？”

“你，你……”那个被称作西门风的被对方噎了回去，不知怎样回答才是，停了好大一会儿，方说：“我去吃酒啊！——”

“先生！吃酒到这边。”张财升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席棚里侧。

众位宾客早就停止饮酒。“哄”地一下，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西门风自知奔向赵姬有些荒唐滑稽，脸“唰”地一下红了。

“西门风！有酒大家一起饮，干嘛这么性急呢？”中等个儿似乎带有解围之意，眯缝着一双鼠眼，笑看着矮胖子。

西门风朝着中等个儿翻了一下白眼，心里暗暗骂道：“龟孙子！真他妈地会讨好。”

“淳于先生说得对，咱们有事好商量嘛！”被称为“廉将军”的矮胖子表面上无所谓，但心里很讨厌这两人。然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赵姬。

听了这三人的对话，饱经风霜的张氏已经判断出他们的身世：瘦高个儿是西大街的商豪西门风，中等个儿是北大街的土豪淳于地，矮胖子是南大街的将豪廉厉——赵国廉颇大将军的胞弟。他们仨是邯郸京城著名的恶豪，欺行霸市，抢男霸女，为所

欲为，无恶不做。她心想，他们今天是找茬儿，闹不好全是为了打女儿的主意。

当她抬起头定眸观看时，家兄张财升正在往席棚里侧谦让几位豪绅去饮酒，几个侍从家丁尾随在他们身后。诸位宾客，谁也没有端樽饮酒，而是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她感到很内疚，豪绅们的闯入，影响了大家的兴致，但自己又无法劝阻，于是，她勉强面带笑容，道：“先生们！真对不起。来，大家端起酒来，我敬诸位一杯。”众人相继端起酒樽，席棚间再次有了生气。

赵姬携带张煜，蹑手蹑脚地走到张氏身后，轻声轻语地提醒道：“娘！你可要小心，那帮家伙不怀好意呀！”

“嗯，知道啦！”张氏转过身来，看了看赵姬和张煜，马上催促道，“快！你们姐俩快到外边躲一躲！”

“娘！那怎么行呢？”赵姬担心母亲，不忍心离去。

“快，快去。不要管我！”张氏先是看了看席棚内的动静，见没有人出来，便赶紧往外推女儿和侄女。

赵姬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母亲，很不情愿地拉着表妹走出席棚正门。

张氏看到宾客们的情绪恢复了正常，女儿和侄女又躲到外边去了，这才放下心来。随后，她命令仆人照顾好客人，自己便走入席棚里侧，悄悄隐身于屏风后面。

席棚里侧是一个小接客厅。这里临时摆设了两桌酒席，一桌前坐着西大街的商豪西门风，北大街的土豪淳于地，南大街的将豪廉厉和家兄张财升；另一桌前坐着这三位豪绅的侍从和家丁们。

张氏刚刚探头观看，就见三个绅士各持一份帛书，相互争论得面红耳赤，家兄张财升在不停地劝解，但是无济于事。她仔细

听了一会儿，才辨清了豪绅们所争论的话题。

原来是他们仨在同时下达迎娶女儿的聘书，各人强调各人的理由，各人叙说各人的长处。家兄财升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恳求那三位绅士给予谅解，暂且收回聘书，别再因此争吵，今日只管饮酒，来日再作商议，但是，三位豪绅霸气十足，怎么也不听张财升的劝解，也没有心思饮酒，说着说着，他们仨就朝着张财升骂起来了——

“去去去，滚一边去！”西门风极端傲慢，摆出一副大绅士的架势。

“你又做不了主，干嘛硬装大头蒜？”淳于地很不客气地挖苦道。

“你在这里算什么东西？你本来是一位舅爷，连你外甥女的婚事都不敢当家，还腆着脸劝我们！”廉厉虽然是以激将口吻说话，但是语调包含着辱骂。

张财升脸红一阵白一阵。

张氏胸中早已涌出怒气。她见家兄遭受辱骂，恨不得马上把这些豪绅骂出去。但转念一想：不行。他们有钱有势，心狠手毒，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再说，今天是大喜日子，怎能还让大伙扫兴呢？唉！她长叹了一口气，说什么也要忍下去。但是，这些地痞还在不时地抖着自己手中的聘书，并且再次逼问张财升到底把赵姬许配给谁？张财升还是难以回答……张氏想过了，辱骂可以忍受，怒气可以咽下，惟独女儿不能嫁给这些乌龟王八蛋。她从屏风后边走了出来，微笑而殷勤地说：

“各位先生，快饮酒啊！”

“好！老板娘来得正好！”廉厉一看张氏走了进来，便抛开张财升，转向张氏逼迫道，“你是赵姬的亲娘，你有权许配自己的姑

娘，你说吧，你想把赵姬嫁给谁？”说完便把聘书掷于张氏怀中。

“对！老板娘你可得把眼睛长正了，看看我们仨谁比较合适？”淳于地说着也把聘书扔向张氏。

西门风几乎与淳于地同时把聘书抛向张氏。

张财升十分紧张，两眼直盯着妹妹。

张氏不慌不忙，将三份聘书放在桌几一角，脑子里一直盘算着如何谢绝他们。只见她不露声色，而是缓和地说：“诸位先生！你们看中我家女儿，前来下达聘书，我并不反对……”

“好好好，不反对就行！”廉厉一听张氏这句话，心里当然高兴。

站在一旁的张财升，觉得这样说不适合，白了妹妹一眼。

“但是，我只有一个女儿，各位先生都是明白人，你们总不能让我去做一女嫁三夫的事吧！”张氏的一双眼睛来回打量着三位豪绅。

廉厉、西门风、淳于地亦感到一女嫁三夫实在不妥，他们仨谁也不吱声了。

“各位先生，你们先回去，待我同女儿商量，看看她的态度如何？我再给你们回话。”

“不行！张老板，请你不要愚弄我们。”廉厉当即意识到她的托辞，乃是“缓兵之计”。他吃力地欠起了又胖又矮的身体，摆动着短粗的右臂，说，“你在邯郸城里打听打听，我廉厉是赵国大将军廉颇的胞弟，且又是京城卫尉，聘娶你的女儿是对你的高抬，你怎么不识好歹？”

“你既然是将军门第之男儿，也应该明白事理呀！就是 I 同意把女儿嫁给你，也要看我女儿是否同意？”张氏并没有被对方吓住。